



柯 嵐 著

小吹鼓手

小吹鼓手

柯嵐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1959年•武漢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中篇小说，写的是抗日战争期间敌后斗争的故事。小说里的中心人物，是一个吹鼓手出身的青年周勇，作者刻画了他在党的培养、教育下的成长过程，热情歌颂了这位无产阶级的青年战士忠于党、忠于人民、勇于同敌人斗争的英雄品质。

小 吹 鼓 手

柯 嵐 著

周雪芬插图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）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汉口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开，2 1/8印张，2插页，43,000字

1959年2月第1版

1959年3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3,001—19,000

统一书号：T10106·269

楔 子

安阳县，东靠平汉路，西連太行山，在抗日战争时期，是我们的一块老根据地。可是那时候，一个县却被分成了三个天下，一边是日本鬼子，一边是国民党反动派，一边是我们八路军。

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，口头上说是“合作抗日”，其实他们不但不抗日，反倒和日本鬼子勾勾搭搭，专门和我们捣鬼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的军队就形成两面受敌的局面，环境十分恶劣。

一九四二年秋，庄稼收下地，“青纱帐”没有了。日本鬼子就乘着这个机会，开始了大规模的“扫荡”。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，我军采取了“敌进我进”的战术，插进敌人的心腹地区。

当时，我在一个营里当副教导员，临时被指定做民运工作。一支小小的武装，换上土布便衣，跟着部队活动，和老百姓的关系搞得很好。别看我们的军队不多，活动却很灵便，真是神出鬼没；而敌人却象一只笨猪，东冲西撞，到处挨打。

一天夜晚，刮着寒冷的北风，风里还夹杂着密密麻麻的

錐子小雨，寒冷的冬天要來了。我們乘着這個有利時機，奔襲敵人的一个重要据点——羊角鎮。

那次的任務完成得很好。我們象一把鋒利的尖刀，一下便插入了敵人的心臟，雷守在鎮上的鬼子和偽軍，還沒有弄清發生了什麼情況，便乖乖地做了俘虜。聳立在鎮外的碉堡，很快就冒起熊熊的火光。

戰鬥任務一完成，我們便立刻轉移。戰士們在泥濘的小路上走着，不時的回頭看望那正在燃燒着的碉堡，心里象升起一個火爐，暖煦煦地。

約摸走了五六里路，部隊突然在一個村子跟前停下了。

“副教員到前面去！”戰士們傳過來營長的命令。

我從部隊旁邊，深一脚淺一脚地趕向前邊。這時雨已停止，風也小了，戰士們有的站着，有的蹲着，咯噠咯噠地咬着“土餅乾”，吃得那麼有味。我肚子吱溜溜叫了一下，才發覺有點餓了，可是我沒心吃干糧，心里揣摸着不知發生了什麼情況，只是一股勁兒往前走。隊伍足足排了幾里路長，總是走不到頭。

正走着，通訊員小高迎面走過來，一看見我就說：

“營長來了。”

營長比小高長得矮一點，走在小高後邊，開頭我竟沒有發現。說話間，他從小高身後走來，拉着我蹲在路旁濕漉漉的草地上，壓低聲音對我說：

“老王，想讓你留到這個村子里，設法把情況查清楚，我們這一鬧騰，敵人會大發脾氣的。”

我們同時抬起頭來，向鎮上望去。“烏龜壳”的火還在燃

燒，紅紅的火舌，把烏云都照紅了，夜間看來，火光如在眼前。我迎着火光，看到營長閃閃發亮的眼睛，他在等待着我的回答。

“我同意這樣做。”我毫不猶豫地，象軍人平常的習慣一樣，把每個字都說得很清楚。

“這是敵占區，群眾基礎比較差，應當特別小心”。他回過頭去，又向站在旁邊的小高說道：“你幫教導員一下忙，動作要快。”

營長說罷，我們站起來，緊緊地握了一下手，便和小高跳下田埂，向着朦朧的村子走去。

“教導員，就這一家，保險有個朋友在等你”。走在前面的小亮，忽然停下來悄聲說道。

我抬頭看時，面前是一所矮矮的土平房，外邊圍着一道土打的院牆，一個荊棘編的扉門，緊緊關閉着。我點點頭，表示贊同他的主意。於是，他蹲在牆根，我登上他的肩膀，輕輕一躍，攀上了牆頭，顺势溜進那個院子里。

就在那天夜里，我結識了一個小吹鼓手，他叫周勇。以後，在那些艱苦的戰爭年月里，他和敵人進行了英勇的鬥爭，建立了許多功績。現在，當我們偉大祖國經歷了重重災難，進入光明燦爛的幸福時代的時候，我追忆起了這個小英雄，記寫了他的故事。

离羊角镇五、六里路，有个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子，名叫江家沟。村子的形状象个弹花锤，一头大一头小。靠南头住的是几户有钱人家，一色的高房瓦屋，站在街上跺脚，嗡嗡价响；往北头住的穷苦人，都是茅棚草舍。一个村子，分作两个天下。

这一年，黄河两岸闹旱灾，接着又遭蝗害，真是赤土千里，颗粒不收。穷苦人鬻儿卖女，纷纷到外乡逃难。江家沟天天都要来几起难民，南头的富户人家生怕难民动了他们一根毫毛，家家关门闭户，还不放心，门外又放出了几只恶狗。倒是北头的穷人，抱着深厚的同情心，忙着腾房子，安炉灶，帮助难民安家。

这天江家沟又来了一起难民，中间有一位未满三十的女人，她形色憔悴，佝偻着身子，吃力地牵着一个黄瘦的孩子，蹒跚着走进村来。

这就是勇子和他的妈妈，她们有好几天没有吃到东西了。一进村，便被一群孩子围了起来。勇子妈实在无力走了，便找了个墙根坐下，勇子瞪着一对明亮的大眼，张望着孩子们。忽然，他转到妈妈的怀里，问道：

“媽媽，我爸爸呢？他怎么不管我們呀？”

媽媽本來就很蒼白的臉，一下子變得更白了，她拉住勇子的手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勇子見媽媽這個模樣，也不知爲了什麼，心里吓得嘖通嘖通亂跳。

“孩子！”媽媽的聲音很低很低，“媽心里不好，不想多說話。”

勇子緊緊地拉着媽媽的手，偎依在媽媽的怀里。他第一次發現媽媽的手腕上有一大塊傷疤，象貼着一塊東西，硬梆梆的，他又問道：

“媽，這是怎麼啦？”

媽媽眼角里的兩顆淚珠再也忍不住了，扑漱漱順着鼻梁滾了下來。她用力攬着勇子，緊貼着他的小臉，哽咽住了。

她想到八年以前，她在一個警察局長家里做了丫頭，一個暴風雨的夜里，主人沾污了她，後來生了勇子。就在勇子剛剛下生的夜里，把她趕出了門……

勇子不知媽媽的心事，他見媽媽那樣傷心，也很想哭，他撇了撇嘴，伏到媽媽的身上哭了起來。

圍在旁邊的孩子們，見她們哭了，都產生了同情心，七嘴八舌的說道：

“她們哭了！”

“不要哭，我到家里給你們拿東西來吃。”

“瞧！周大笛來了！”站在街心的一个孩子喊了一聲。

勇子和媽媽同時抬頭一看，只見從北頭走來一個中年漢子。看他年紀在四十開外，身體高大有力，四方臉，一臉絡腮胡子。這人名叫周彬，是個老吹鼓手，“人們送個外號叫‘周

大笛”，他住的院子，就叫做“鼓手院”。周大笛当了半辈子吹鼓手，也没混上个老婆。因为他在外面跑的多，见的广，为人性情豪爽，急功好义，在这一带很有个人缘儿。

这些时，见难民不断到这里来，他早已把仅有的两间小土房，腾出一间，又准备下些吃的东西，预备接待难民。今天大清早，他和江蓬哥到后山翻了半亩山坡地，到底上了年纪，中午回到家来，脚僵手硬，腰痛腿酸，靠到床上迷糊

了一陣。这会听到门外，吵吵嚷嚷，便翻身下床，走出门来。

周彬分开围着的孩子们，紧走两步，走到勇子妈跟前，一矮身，把勇子抱了起来，说道：

“看，把孩子折磨得！快到我家里去吧！”

勇子见一个陌生人突然把他抱了起来，心里很怕，两只大眼直直地盯着妈妈。勇子妈也痴痴呆呆地站在那里，低着头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

“看，把孩子折磨得！快到我家里去吧！”

周彬哪里知道人家的心理，他早有些不耐烦了，說道：

“走呀！我的家就在前面，先进去吃点东西，喝点水，吃饱了休息一下，你們有亲投亲，有友訪友，我不拦着；沒亲沒友，就在我家住上个一年半載，我也不赶你們。”

勇子媽象做梦一样。是的，她虽然活的年紀不算太大，却尝够了人間艱辛，如今碰上这样一个好人，一时惊得呆了，半晌，才說出一句話来：

“那就麻煩您啦！”

“麻煩什么哩，天下穷人都是一家，出門难呀！”周彬說着，便抱勇子头前引路，勇子媽随后相跟，走进了“鼓手院”。

勇子娘儿俩暂时在周彬家里住下来了。周彬見孩子年紀小，再說自己虽說上了几岁年紀，終是孤男寡女，也要避些嫌疑，于是便把平常睡的里屋，讓給她娘儿俩住，自己却搬到原来的灶房，住了下来。这倒也两好合一好，一来勇子娘儿俩有了个落脚地；二来周彬再要出門赶个紅白喜事，也有人給他看門，回来以后还可以吃上个热湯热飯，加上勇子媽勤快慣了的，平常給他浆浆洗洗，縫縫补补，周彬比从前他一个人过日子的時候，要整齐多了。別人和周彬开玩笑，說他跌进福窝里了。

周彬活了这大年紀，还没过过这样好的日子，从心眼里透着高兴。他特别喜欢勇子，把他看成自己的孩子一样，每逢出門回来，都要买一些好吃的东西，和她娘儿俩热热火火吃上一頓，真象一家人一样。

轉眼过了几个月，勇子媽的顏色都变过来了。原来她臉

上陷了很深的皺紋，如今象熨斗熨過一樣的平整明亮，兩頰浮上了一層紅暈，配上烏黑的頭髮，顯得年輕了許多。勇于更是養得象小虎羔子一樣，活蹦亂跳的，和村里孩子們玩得挺熟。

也就在這個時候，村里傳來了消息，說開春以來，黃河邊上連落了幾場透雨，逃來的人，都紛紛離開了江家溝。看到這種情景，勇于媽和周彬都添了一樁心事。在勇于媽來講，自己在人家家里一住幾個月，先前倒不在意，如今逃難的都回去了，再要住下去，算什麼呢？就這樣賴住人家一輩子嗎？可是回去，回到哪里去呢？她早就是無家無業，無依無靠的人了。

周彬心里更是不平靜，他眼看老了，他需要有個溫暖的家，可是他們在一起住了幾個月，他到底也沒問過她家里的情况，好幾次想問問她有沒有丈夫，但終覺有點碍口。現在逃難的人紛紛回家，他預感到勇于媽就要走了，幾個月來舒適的生活，就要完了。

兩個人一有了心事，見了面就覺着不自然，想說什麼又怕說得，誰都深怕對方先說出自己最不希望說的話。

有天夜里，鷄子剛叫過兩遍，勇于媽聽到灶屋里一聲响動，接着周彬便敲着窗子說道：

“勇于媽，你起來門住大門。”

“天這般早，你到哪里去呀？”

“我去趕個集，中午就回來。”

果然，當太陽正中的時候，周彬滿頭大汗的回來了，手里提著個籃子，籃外邊搭拉著翠綠的蔥葉，上邊放著把細白

粉条。她慌忙接过沉甸甸的篮子，心想：不逢年不过节的，买这么些东西做什么呢？她正在纳闷，周彬一旁开口道：

“买了点肉，包顿饺子吃。勇子哪里去了？还给他买了几个烧饼哩。”周彬见她提着篮子发愣，连忙把话引开了。

勇子妈预感到今天不大正常，心里突突跳了起来，但嘴里还是说道：

“这样多不好，让俺母子心里讨亏。”

说话之间，勇子从外边蹦跳着跑回来，一进门，便一头鑽到周彬的怀里。他把他攬到身上，用他那毛渣渣的胡子嘴亲着勇子問道：

“勇子，周大伯待你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”

“走了想江家沟嗎？”

这句话，勇子未听明白，却提醒了他的妈妈。她正从篮子里把一块猪肉取出来，听了这话，手一松，猪肉便落在地上了。她呆呆的望着周彬……

周彬没想到一句话会使她那样，连忙解释道：

“勇子他妈，我这可不是攬你。凭良心说，我巴不得你们娘儿俩一辈子不走。可是近来下边落了透雨，出来的人大都回去了，这几天见你老象有什么话要说似的。我想你是要走了，开头我总是避着你，怕你说要走的话。后来一想，早晚是要走的，何必要你作难呢？所以就买点肉，吃顿饺子，也尽俺周彬最后的一点心意。”

勇子妈脸上的红晕消失了，渐渐变成苍白，她走过来拉起勇子，嘴唇颤抖着说道：

“勇士，快給你周大伯叩頭。”

周彬被弄得手足無措了，他呼地站起來，說道：

“這……這……”

“周大伯，俺娘兒倆是沒家的人了！……”她哽住了，一回头，便抱着勇士哭泣起來。

周彬這才如夢方醒，不由得鼻子酸了一陣，說道：

“話就說到這兒，不要傷心啦，來，動手包餃子，吃頓高興飯。”

二

江家溝南頭幾家有錢人中間，有家大地主，叫江大正。他家有良田千畝，驃馬成群，真個有錢有勢，是江家溝的首戶。

江大正年紀不大，只有三十多歲，從小讀了幾年私塾，後來又在城里住了幾年學堂，書沒讀多少，倒是裝了一肚子壞水。有一年過年的時候，江大正在家里度寒假，這天村子里來了個算命瞎子，許多人都圍着看熱鬧。忽然誰說了一句：“來了！”人刷的一聲走了大半。停了一會，一個尖細的聲音說道：

“瞎子，給我算個卦。”

算命的听着有人叫他瞎子，就透着三分不高興，他哪里知道是江少爺來到，於是捋指一算，便說他三天之內有大凶災。這話可把江大正惹翻了，飛起一脚，把個可憐的瞎子，踢了個仰面朝天，罵罵咧咧的走了。

人們憤憤不平的走過來，扶起瞎子，告訴他說：

“先生，快走吧，你惹下禍了。剛才那人是江家少爺江大正呀！”

瞎子氣壞了，一面走一面破口大罵：“呸！大正，正個屁，江不正！”從此江大正落了這個外號，“江不正”。

江不正為非作歹，全仗手下一個狗腿子“三花臉”，那小子從小不務正干，在吳佩孚手下當過幾天兵，回來以後，在村里吃喝嫖賭，輸打贏要，販賣女人，無惡不作，真是毛廁里的石頭，又臭又硬。一主一仆，一狼一狽，在這一帶稱王稱霸。

開頭勇子媽剛來的時候，他們只怕離的不遠，過了些時，勇子媽養好了，人變得漂亮了，加上她愛干淨，穿的雖然不好，卻漿洗得十分齊整。這一來，三花臉動了心思，有事無事，總到破手院門口走來走去，不過碍着周彬也不是好惹的主兒，又有人緣兒，不敢冒然從事。

有一次，周彬上羊角鎮趕集去了，勇子在大門口垒石頭房子玩，三花臉走了過來，蹲在勇子跟前，甜言蜜語的問道：

“你媽哩？”

“在家里。”勇子沒理會，還是玩自己的。

“你媽夜里跟誰睡？”

“跟我。”

三花臉眯細着眼，小腦壳搖得象撥浪鼓，說道：

“不！人家都說她跟周大笛睡呢。”

“你胡說！”勇子一脚踢倒石頭房子，隨手抄起一塊石頭，惡狠狠地盯着三花臉，恨不得一下把他的腦壳敲碎。可是他想到媽媽常常囑咐他，說咱是外鄉人，誰也惹不起，千萬莫

在外边惹禍。便按下性子，扔掉石头，扭头往家里走。三花臉也跟着进了院子。

勇子媽正在洗衣服，她見孩子神色惊慌的走进来，三花臉跟在后面，以为勇子惹了人家，連忙撿起圍裙，揩干手，走过来賠笑。

三花臉先开了口：

“把孩子管教好，別讓他乱扔石头打人。”

“打到你了是不是？”

“媽媽！我没有扔石头打人。”勇子不服气地插嘴說。

“你別多嘴！”她知道勇子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不会乱惹人，可是她也知道三花臉不是好惹的，便滿臉堆笑的說道：

“小孩子家，別和他一般見識，打了你哪里啦？”

三花臉两手揉着头頂，弯下腰来，湊到勇子媽臉前說道：

“你看，这里都打肿了。”

勇子媽低头看时，三花臉順勢就撅起老鼠嘴，往她臉上碰。她的臉騰的一下紅了，用力推了他一把，扭头就跑。

三花臉涎皮涎臉的說道：

“別装大姑娘了，答应我，包你一辈子享用不尽。”

勇子媽跑到屋里，三花臉跟到屋里。勇子見三花臉欺侮他媽，抱住三花臉的腿就咬，三花臉腿一摆，把勇子摔了个后仰，接着，就餓虎扑食地向着勇子媽扑去。

勇子媽見三花臉踢了她的孩子，又向她扑来，她一橫心，劈臉打了三花臉一巴掌。三花臉也恼了，飞起一腿，踢在她的肚子上。

周彬从集上回来，沒进門，就听到“啊呀”一声惨叫。他

紧走几步跨进门来，看到这种情景，心里便料到几分，脸刷的一下黄了，卷卷袖子向三花脸走来。

三花脸见势头不对，一边讪讪的往外溜，口里还干不净的嚷嚷：

“好个杂种，赶你们龟孙滚蛋！”

周彬抢上几步，怒冲冲地问道：

“吃你的？喝你的？管的倒宽！”

三花脸自料不是周彬的对手，听见装作没听见，灰溜溜地走了。

从此以后，勇子妈得了个小腹痛病，做一点重活，就受不了，吃的也少了，脸色变得象一张黄表纸，虽说周彬给她请医吃药，可总是不见好。

村里都劝说周彬，要他们成个家算了，那样，一来免得惹是生非，二来俩人名正言顺，也好有个照应。这事，周彬自然是满心愿意，勇子妈却有她自己的心事。

一天吃罢晚饭，勇子妈点着小油灯，纳鞋底，周彬攥着勇子讲故事。一会儿勇子便偎到周彬怀里睡着了。周彬说：

“歇吧，你拖着个病身子，别累着。”

“你在外边跑了一天，还是早点去睡吧，我这个不上场不下地的，做个鞋哪里就累着了。”勇子妈放下手里的活，接过勇子，把他安置在床上，对周彬说。

周彬站起来，又坐下，用手搔了搔头，慢吞吞的说道：

“勇子妈，我看就依邻居们说的那样，合起来算了。”

“这事我想了又想，”她用针拨灯花，又说：“人心要实，爐心要虚，按说你做孩子的爸爸，我是一百个愿意，要是成

家……唉！……”她叹口气，捡起衣角揩揩眼泪：“在先我也这样想过，这件事实在伤透了心。再说我这个病病怏怏的身子，说不定一早一晚……”她哽住了。

周彬站在一旁，手足无措地说：

“总是我不好，不该提出来使你伤心。男子妈，你放心好了，就是不成家，我也要尽我的力量给你治病，万一有个好好歹歹，我一定把男子带大，要他成人，替你报仇。”说罢，就回到灶屋里去了。

又是一个春天。男子妈的病拖了几个月，眼看一天比一天沉重起来。身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，人也不能下床了。周彬心里好似油煎火燎的一般，用他当吹鼓手赚米的几个钱，加上他眼宽熟人多，四方请大夫，但病却老不见回头。男子妈也知道自己不行了，几次劝说周彬：

“周大伯，我不行了，不要再拿钱往水里丢了，你一年比一年老了，男子还小，以后总还要过日子呀！”

一天夜里，男子妈的病情突然恶转，她只是急促地喘气，眼看就不行了。周彬和男子立刻哭泣起来。过了一会，她忽然又睁开眼断断续续的说道：

“周……大……伯，我一生……遇见你这样……一个好人，可是……没想到……”她说不下去了，两只无光的眼，只是巴巴的望着男子。

周彬知道她的心事，一手搂着男子，说道：

“你放心，男子交给我了……”

她好象就在等这一句话，慢慢地闭上眼睛，眼角里挤出